

潮州话的“□[ne^{21/33}]”和“伱[lo²¹]”

柯淑玲

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

胡明扬（1987）认为普通话只有一个“呢”，核心功能是“提请对方特别注意自己说话内容的某一点”。邓思颖（2019）认同此观点，并指出“呢”是焦点词。潮州话不同句类对应的“呢”却不尽相同，功能不一：

- (1) 汝无爱去，伊*（□[ne^{21/33}]）？（你不去，他呢？）
- (2) □[hia⁵¹]做呢物（□[ne^{21/33}]）？（那怎么办呢？）
- (3) 撮人拢伱许内，伊□[ne²¹]/（*□[ne³³]）？（大家都在家里，他（在哪里）呢？）
- (4) □[tsie²⁵]天（还）光光伱[lo²¹]。（现在天还亮着呢。）
- (5) 许主卖药个诳着伊千银伱[lo²¹]。（那个卖药的骗了他一千块钱呢。）
- (6) 伊有变食五个馒头伱[lo²¹]！（他能吃五个馒头呢！）
- (7) 我 聪明，伊正聪明（□[no²¹]/*伱[lo²¹]）。（我不聪明，他才聪明呢。）

“□[ne^{21/33}]”在“W呢”^①问中，如例（1），做句末助词，有完句功能，若省略句子不成立。在“Q呢”问中，如例（2），“□[ne^{21/33}]”可省略，句意不变，有凸显焦点的功能。“□[ne²¹]”与“□[ne³³]”功能上稍有不同：前者能补充句子省略的疑问信息，后者只能用于询问“怎么样/怎么办”，如例（3）。此外，“□[ne³³]”还可用于陈述句中做话题标记，如：

- (8) 伊□[ne³³]，爱来就来。（他呢，想来就来。）

“伱[lo²¹]”在陈述句和感叹句中做句末焦点词，如例（4）-（6），表示“提请对方特别注意并重视自己说话内容的某一点”。若省略“伱[lo²¹]”则无“提请注意”之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伱[lo²¹]”一般不与“正（才）”共现，表肯定语气的“□[no²¹]”则可，如例（7）。表肯定的“□[no²¹]”不能用于否定形式“正（才）不X”。

本文拟解决三个问题：一，“□[ne^{21/33}]”的核心功能是什么？句法限制如何？在不同类型的疑问句中为何有不同的功能？二，“伱[lo²¹]”的核心功能是什么？

^① “W呢”指非疑问形式加“呢”，“Q呢”指含有其他疑问词的形式加“呢”。（陆俭明 1984）

句法限制如何？三，“□[ne^{21/33}]”、“伱[lo²¹]”的语法化途径？

初步判定，一，“□[ne^{21/33}]”的核心功能是提请听话人注意，凸显焦点。

“□[ne^{21/33}]”可位于疑问句句末做焦点词，“□[ne³³]”可出现在话题后做话题标记^②。由于潮州话“W+□[ne^{21/33}]（呢）”缺乏语调变化与疑问词，指示焦点的“□[ne^{21/33}]”引导了听话人通过语境知识或双方的共同预设自行推断询问的信息，因此具有完句功能。二，“伱[lo²¹]”的核心功能是“提请重视并采信”（完权 2018），是句末焦点词。常与副词“还”组成“还……伱[lo²¹]”构式，用于增大句子信息量，并提请听话人重视。但“伱[lo²¹]”不与“正（才）”共现，这与普通话常见结构“才……呢”不同，原因还需仔细考察。三，“□[ne^{21/33}]”和“伱[lo²¹]”有不同的来源。“□[ne^{21/33}]”可能是由唐五代“𪛗[ni]”演变而来。句末助词“伱[lo²¹]”是由副词“伱[to²⁵]（在）”语法化而成的。

参考文献：

邓思颖.形式汉语句法学第2版[M].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19.

胡明扬.北京话初探[M].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87.

陆俭明.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[J].中国语文，1984.

完权.信据力：“呢”的交互主观性[J].语言科学，2018.

^② “□[ne²¹]”还可位于陈述句句末做状态助词。